



記加入清韻音樂社的一段往事

(舊紀念卅週年演劇而作)

譚榮誠

(滿懷明月光獨嗟留不住)十九年的歲月，像超音機的過往，轉眼消失於雲霧的飄渺間，換來時代的變遷。世事的興替。過去的王老伍，都早已為人父母，情韻音樂社的新舊成員裏，每逢盛事，都是揚男帶女，熱鬧一番。此次的秋火聯歡，我難道已變成阿伯嗎？歲月催人，風塵若我，我想不認阿伯，亦不可。震驚的我難道已變成阿伯嗎？歲月催人，風塵若我，我想不認阿伯，亦不可。能，縱使會吟詩，我亦無法吟出感觸。該社社長林曉青，此公有名好先，向來急公好義，對舊社會公益，不遺餘力，尤具最富音樂社，頗外熱心。出財出力，不在罷論，最難得的是合家大小參與服務，熱誠可嘉，蟬聯連任社長，自有難能可貴，林君是我多年好友，看見我偕內子抱着小女，便把勸知介紹，忙得不亦樂乎，我這個阿伯便做了談笑中的座上客，看看左一排的青少年，右一排的年青女士們，都捧着書本，恍如大考前的「咪家」們，後由社長宣佈該社決定舉行第卅二週年紀念，鐵定十二月十日假座新華堂公演（枇杷山上英雄血）鉤頭助興，才知道是同事，社友們通力合作，埋頭苦幹，都是爲了研究劇本，這幕動人的場面，真是值得一讚。

筆者對於寫文章，道開場白，早已荒謬，可是社長再三叮囑，要我寫些有關該社的往事，推拖不來，祇充了什碎炒手，拉雜寫來，難免有錯漏之處，但當審實計，勉曰其難，希望讀者見諒。

我是一九四九年來加，那時昭倫公所因宗親關係，認識該社藝員胡耀光君，復介紹認識及社社友，從多方面的交

談中，得悉該社歷史背景和所做之功績，原來不單工作餘娛樂，敲鼓鑼鼓，拉拉絃管所產生，還爲是國家，爲救亡

，與及埠中公益慈善事業而產生的，事實上是抗日救國運動，演唱壽數，八年不息工作，到勝利，我又籌水災賑救，種種感人事跡，使這個異地作客的我爲

之神往。是年蒙社友介紹加入該社。迄今已渡寒暑，記得初到則址是租在義泰

（下）此未再住澳門，君如何？」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（上）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

金鑽離治事之所，出大風，忽覺遠

光占夢熊



，還能，是使我難以忘懷的。那群孩子們，看見生面前的我，頗呼伯伯。震驚的我難道已變成阿伯嗎？歲月催人，風塵若我，我想不認阿伯，亦不可。能，縱使會吟詩，我亦無法吟出感觸。該社社長林曉青，此公有名好先，向來急公好義，對舊社會公益，不遺餘力，尤具最富音樂社，頗外熱心。出財出力，不在罷論，最難得的是合家大小參與服務，熱誠可嘉，蟬聯連任社長，自有難能可貴，林君是我多年好友，看見我偕內子抱着小女，便把勸知介紹，忙得不亦樂乎，我這個阿伯便做了談笑中的座上客，看看左一排的青少年，右一排的年青女士們，都捧着書本，恍如大考前的「咪家」們，後由社長宣佈該社決定舉行第卅二週年紀念，鐵定十二月十日假座新華堂公演（枇杷山上英雄血）鉤頭助興，才知道是同事，社友們通力合作，埋頭苦幹，都是爲了研究劇本，這幕動人的場面，真是值得一讚。

筆者對於寫文章，道開場白，早已荒謬，可是社長再三叮囑，要我寫些有關該社的往事，推拖不來，祇充了什碎炒手，拉雜寫來，難免有錯漏之處，但當審實計，勉曰其難，希望讀者見諒。

我是一九四九年來加，那時昭倫公所因宗親關係，認識該社藝員胡耀光君，復介紹認識及社社友，從多方面的交

談中，得悉該社歷史背景和所做之功績，原來不單工作餘娛樂，敲鼓鑼鼓，拉拉絃管所產生，還爲是國家，爲救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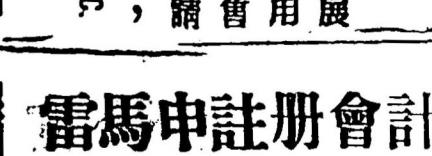
，與及埠中公益慈善事業而產生的，事實上是抗日救國運動，演唱壽數，八年不息工作，到勝利，我又籌水災賑救，種種感人事跡，使這個異地作客的我爲

之神往。是年蒙社友介紹加入該社。迄今已渡寒暑，記得初到則址是租在義泰

（下）此未再住澳門，君如何？」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（上）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

金鑽離治事之所，出大風，忽覺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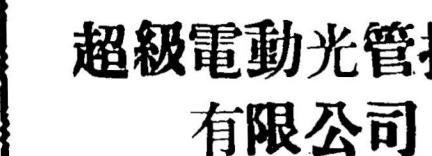
光占夢熊



（下）此未再住澳門，君如何？」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（上）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

金鑽離治事之所，出大風，忽覺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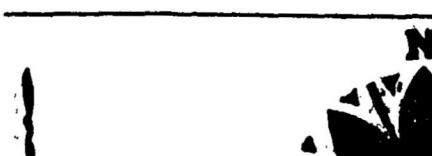
光占夢熊



（下）此未再住澳門，君如何？」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（上）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

金鑽離治事之所，出大風，忽覺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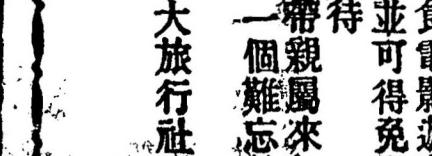
光占夢熊



（下）此未再住澳門，君如何？」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（上）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

金鑽離治事之所，出大風，忽覺遠

光占夢熊



（下）此未再住澳門，君如何？」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（上）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

金鑽離治事之所，出大風，忽覺遠

光占夢熊



（下）此未再住澳門，君如何？」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（上）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

金鑽離治事之所，出大風，忽覺遠

光占夢熊

（下）此未再住澳門，君如何？」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（上）對曰：「香爐動亂，

金鑽離治事之所，出大風，忽覺遠